

全華叢書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正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

召

附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

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燕禮有

房中之樂鄭氏注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

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

君子○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

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

道王化之基鄭氏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張氏曰言南

者以河東則時為紂所屬自幽以北則皆為獯鬻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漢汝墳是也○程氏曰

召伯為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蘇氏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

所以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言其

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

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

時詩分爲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
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
德者繫之召公以
召公長諸侯故也
○鄭氏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

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孔氏曰縣

於周原閼宮言太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

陽召是周內之別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岐山在美

陽縣西北○釋文曰召在岐周之先公曰大王者

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

避狄難自豳治遷焉朱氏曰帝嚳之子棄爲唐虞

幽至古公亶父又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

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
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作邑於豐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二 退補齋

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曰召公奭之采地二
 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所
 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焉周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召
 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
 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孔氏曰春秋時
周公召公別於
東都受采存本
周召之各也
 ○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
 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
 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
 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

諷誦所以風天下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明道程氏曰

周南召南如乾坤

關雎七胥反

后妃之德也

程氏曰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失之矣

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

用之邦國焉

孔氏曰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

關雎是用風風也教也

朱氏曰風兼二義以象言之邦國也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

風

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

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孔氏曰鄭氏樂記注云雜比曰音單

出曰聲。廣漢張氏曰音起於聲而聲出於情知此則知先王作樂之本矣。朱氏曰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聲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疎數之節相應而和也。治世之音安以樂

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

息吏反

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

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

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

虛應反

五曰

雅六曰頌

說見六義條下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

福鳳反

刺上

李氏

曰蓋言二南之詩所以風天下而正

主文而譎

古穴反

夫婦至於變風則人臣諷刺其上

諫鄭氏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朱氏曰主言

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

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

乎得失之迹

孔氏曰國之史官。程氏曰國史得

傷

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

福鳳反

其上達

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

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王氏曰風之本出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未見於

一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孔氏曰言天下之政事發

見四方之風俗謂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

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

古毒反

於神明者也

並見風雅頌條下

是謂四始詩

之至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李

氏曰是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

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

風也先王之所以教

孔氏曰諸侯之風先王大

故繫

之召公

說見周南條下。程氏曰繫之周南繫之召南今本皆誤作公周南召南正

始之道

王氏曰王者正始於家終於天下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

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呂氏曰哀至誠

惻怛之意禮記所謂無服之喪內恕思賢才而無傷

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程氏曰關雎之義樂得淑

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

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思之甚

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卻止乎禮義

哀不至於傷則其思也亦異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

為后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配惟后如可稱后如自

是配更何別求淑女以為配淫其色乃男子之事自

此非謂后如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大戴禮保傅篇
 曰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
 始敬終云爾○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
 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
 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
 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

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

歐陽氏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

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

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

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
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故詠關雎
說淑女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爲得其真
也間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卷耳之類
蘇氏以爲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
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音求

毛氏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

別孔氏曰郭璞云鷓類也今江東人呼之爲鷓揚
雄許慎皆曰白鷺似鷹尾上白。歐陽氏曰雎

鳩不取其摯
取其別也

水中可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

無不和諧慎固幽深若睢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

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

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閒也

淑善迷匹也言后妃有闕睢之德是幽閒貞專之

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楊氏曰詩全要體會何

謂體會且如闕睢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

此也須當想像睢鳩為何物知睢鳩為摯而有別

之禽則又想像闕闕為何聲知闕闕之聲為和則

又想像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閒遠
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
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

釋文曰述本亦作仇

關雎具風比興三義一篇皆言后妃之德以風
動天下首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
興至於雎鳩之和鳴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爲
比也風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辯興多
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

興之兼比者徒以為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

兼比者誤以為比則失之穿鑿矣如殷其雷偶聞雷而有感

行者之未歸非可以此類求也孔氏曰毛氏特言興也為其理

靜故也今從毛氏例特書興以別之餘皆不書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

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

程氏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孔氏曰參差然

不齊。毛氏曰荇接余也以事宗廟陸機疏曰接余白莖葉紫

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孔氏曰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或殷禮也流

求也。程氏曰左右皆隨水之貌。朱氏曰左右流之求之無方也。

。毛氏曰寤覺寐寢也服思之也。朱氏曰服猶懷也。王

氏曰悠者思之長也。鄭氏曰臥而不周曰輾。孔

曰輾轉身回動而不周。釋文曰輾亦作展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

左右采之毛報反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音洛

毛氏曰芼擇也。董氏曰芼則以熟而薦也傳曰芼以姜桂。蘇氏曰求

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敘也凡詩之序類此。

朱氏曰求而得之則當以琴瑟鐘鼓樂之也。

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真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鄭氏作五章章四句

今從毛氏

葛覃后如之本也后如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氏詩曰葛蔓生春谷鳥遷女功興念欲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

關雎后如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敘稱后如

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為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
 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
 貴而勤儉乃為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
 耳不必詠歌也

葛之覃兮施以鼓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

灌木其鳴喈喈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覃

延也施移也孔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也孔氏曰中谷谷

中倒其言者古之人萋萋茂盛貌黃鳥搏黍也陸
語皆然詩文多此類

疏曰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鶯

灌木叢木也

爾雅曰木族生

一名倉庚齊今謂之搏黍 灌 喈喈和聲之遠聞也。歐陽氏曰后妃見葛生

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

已成就刈獲而為絺綌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

魚廢反

是獲

胡郭反

為絺

恥知反

為綌

去逆反

服之無斃

音亦

毛氏曰莫莫成就之貌獲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

斃厭也古者王后織立統

徒感反

公侯夫人紘紕卿

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

下各衣其夫。張氏曰秋時也。陳氏曰以為衣

服而服之無厭斁之心女功之勤非苟知之身親

嘗之所以能儉。釋文刈作艾曰艾亦作刈韓詩

云刈取也。孔氏曰爾雅斁作射音義同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汗我私薄澣反我衣害葛

澣害否歸寧父母

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張氏曰言告

氏曰言我也。毛氏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氏曰教女之師以婦人為

之昏禮曰姆纚笄緇衣在其

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姆亡侯反纚山買反笄音雞緇音消汗

煩也鄭氏曰煩煩擱之用功深擱而專反○王氏曰治汗曰汗私燕

服也婦人有副祿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

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芟莒傳曰薄辭也○

鄭氏曰澣謂濯之耳○毛氏曰害何也○朱氏曰

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歸寧於父母

矣歸寧者歸而問安之義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反眷勉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

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諛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如之職蓋

后如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

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劉氏曰后如本

不與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為社稷計亦何至朝夕憂勤乎○張氏詩曰閨闈誠

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痛瘖恨采

耳元因備酒漿

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

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轅釜之聲則門無嘉客况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采采卷耳不盈頃音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戶郎反

毛氏曰憂者之興也○朱氏曰采采非一采也○

毛氏曰卷耳苓耳也孔氏曰郭璞曰廣雅云泉耳亦云胡泉或曰苓耳形似鼠

耳叢生似盤陸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張氏曰泉耳釀酒所須也○朱

氏曰據本草即蒼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釋文韓詩曰敬筐也○鄭

氏曰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矣○毛氏曰懷

思寘置也○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

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

用以勞人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

言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

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

朱氏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

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

毛氏以周行為周之列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

矣然以經解經則不若呂氏之說也

陟彼崔嵬

徂回反嵬五回反

我馬虺

呼回反隤

徒回反

我姑酌彼

金罍維以不永懷

毛氏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也

爾雅石山戴土謂之崔嵬

虺隤病也姑且也

釋文云姑說文作虺音義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為虺

人君

黃金罍

孔氏曰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

醉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名壘取於雲雷故也言刻畫則用木矣則士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韓詩天子以玉經無明文永長也

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維

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徐履反觥古橫反維以

不永傷

毛氏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孔氏曰兕

一角青色重千斤以兕角為觥韓詩說觥五升毛詩說觥大七升。朱氏曰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之耳非必觥專為罰爵也
○鄭氏曰此章為意不

盡申殷勤也。○釋文兕作兕，兕曰字，又作兕，觥作觥。

曰字又作觥

陟彼砠

七于反

矣我馬瘠

音塗

矣

我僕痡

音鋪

矣云何吁矣

毛氏曰石山戴土曰砠

爾戴

雅曰土石曰砠

瘠病也痡亦病

也。○鄭氏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

閔之辭。○朱氏曰極道勤勞嗟嘆之狀諷其君子

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辭也。○釋文砠作磳曰本

亦作砠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如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鄭氏永嘉

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妒忌蓋功

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

南有樛

居蚪反

木葛藟

力軌反

纍

力追反

之樂只

之氏反

君子

福履綏之

毛氏曰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

茂盛○孔氏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一

名巨瓜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酢而不美○

毛氏曰履祿綏安也○鄭氏曰木枝以下垂之故

故葛藟得纍而蔓之喻后如能以惠下逮眾妾則

眾妾上附事之○張氏曰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
所憂患○滎陽公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但取其
下曲則葛藟得纍之而不取其木亦得以自蔽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但取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羣
居則環其角外向也

兩說皆
王氏義

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福履綏之矣漢之二
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亡國則樛木
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

呂氏曰荒庇覆也

○鄭氏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

鳥營反

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縈旋也成就也○釋文縈作帶曰本又作

縈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

眾多也

朱氏曰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妬忌而子孫眾多之比非必知其不妬忌

也或曰古人精察物理固有以知其不妬忌也

螽斯羽

詵反

詵兮宜爾子孫振振

音真兮

毛氏曰螽斯蚣蝢也

孔氏曰螽斯陸璣疏曰蝗類也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

實一也。蘇氏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

○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蟲

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毛氏

曰詵詵眾多也○王氏曰詵詵言其生之眾○陳

氏曰宜爾者歸其所自於后妃也○杜氏左傳注

曰振振盛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氏曰薨薨眾多也○王氏曰薨薨言其飛之眾

○朱氏曰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側立反今宜爾子孫螻螻直立反兮

毛氏曰揖揖會聚也螻螻和集也○王氏曰揖揖

言其聚之眾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

復斂羽揖揖然而聚歷言眾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於驕反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昏姻

以時國無鰥民也王氏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者正

其本而已故譽於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廣漢張氏曰乖爭之風始于閨門

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氏曰興也

廣漢張氏曰此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比焉唯比義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

詩中若此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

之盛也

王氏曰桃華於仲春以記昏姻之時之子嫁子也

爾雅曰之子者是子

也。孔氏曰之為語助桃夭為嫁者之子漢廣則貞潔者之子東山言其妻白華斥幽王各隨事而

名于往也○李氏曰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則

室家皆得其宜也

孔氏曰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

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

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桃之夭夭有蕢扶云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氏曰蕢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氏曰蓁蓁至盛貌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為

宜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置子斜反后如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呼報反

德賢人眾多也廣漢張氏曰桃夭言后如之所致而已至於兔置則曰后如之化蓋和平

之風至於使兔罝之人亦與其好德之彝性則固有不言而信不疾而速者其要特在於修身以齊家而已。李氏曰歐陽氏謂如序文則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此以辭害意也

肅肅兔罝椽之丁丁陟耕反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氏曰肅肅嚴整貌。毛氏曰兔罝兔罝也。孔氏曰

曰兔自作徑路張宜捕之也 丁丁椽杙聲也。孔氏曰杙謂槩也此丁丁連椽之故

知椽杙聲 赳赳武貌干扞也。孔氏曰公侯以武夫自

固為扞蔽如盾為防守如城然。朱氏曰言聞此

椽杙之聲而視其人則甚武而可以為國扞城者

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人之眾多

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爾○釋文兔作菟曰菟又作兔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毛氏曰〕逵九逵之道○〔朱氏曰〕好仇善匹也非特扞城而已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朱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也非特好仇而已

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辭浸重亦嘆美無已之意爾

兔置三章章四句

芣音苢

音以

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程氏曰螽

斯惟言不妬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氏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

懷任焉

孔氏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傍江東人呼為蝦蟆衣。陸璣云其子治婦人

難產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之也。楊氏曰后妃無嫉

妬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則
婦人以有子為樂矣芣苢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
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
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撝力活反之

毛氏曰掇拾也將取也朱氏曰撝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禴戶結反之

毛氏曰結執衽也扱衽曰禴說文曰禴以衣衽扱物謂之禴扱初洽反

○朱氏曰結以衣助之而執其衽也
禴以衣助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采芣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孔氏曰傳

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為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潛行為泳永長方泂也郭璞曰之本不敢輒改爾

泂音筏○杜氏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

陽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郡江

夏至廣陵入海○程氏曰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

跛波我反倚喬木不可攀也興女有高潔之行女之

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

之側也○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

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歐陽氏曰未乃陳其

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
○孔氏曰學記注以楚爲荆○張氏曰刈楚刈蕪
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歐陽氏曰旣知不可得
乃云之子旣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
辭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蕪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蕪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孔氏
曰蕪蕪蒿也江東用羹魚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

寸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

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范氏曰汝墳之國婦人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此豈家至日

見而能使之然哉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故曰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怒

乃歷反如調張畱反饑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

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孟山至汝陰褒信縣

人墳大防也

孔氏曰墳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

枝曰條幹曰枚

怒饑意也調朝也○程氏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

爲樵薪之事○爾雅曰汝爲瀆又曰汝有瀆董氏曰謂

大水溢出別爲小水故知墳當作瀆郭璞引○釋遵彼汝瀆以證爾雅晉世詩本猶爲瀆也

文怒作愬曰本又作愬

遵彼汝墳伐其條肆以自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肆餘也斬而復生曰肆既已也遐遠也○

程氏曰自勉之意伐肆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

遠棄我也

魴符方反魚頰反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燬父母孔

邇

魴解見敝笱○毛氏曰頰赤也魚勞則尾赤呂氏曰

尾赤魴尾白今燬火也○長樂王氏曰王室如燬亦赤則勞甚矣

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廣漢張氏曰勞苦之

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

我也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

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室

繫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應對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狃

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敘之誤也麟趾之時麟

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鄭志曰衰世謂當文王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古太

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

鄭志鄭玄門人所集

麟之趾振振音真公子于嗟麟兮

孔氏曰麟麕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毛氏曰趾

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嘆辭○程氏曰關雎始於

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

之麟取其厚趾定角皆於麟取之有仁厚之象也

既言之又嘆美之曰于嗟麟兮朱氏曰麟之趾仁厚公子亦仁厚

○釋文趾作止曰本亦作趾

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氏曰定題也說文曰題額也公姓公同姓王氏曰公姓

也姓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氏曰麟角之末有肉○毛氏曰公族公同祖也

朱氏曰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卷二

三

藏板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召南

說已見周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

下孟反

累功以致爵位夫

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

鄭氏曰夫人有均一

之德如鳴鳩然而

後可配國君焉

〔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

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以關

睢爲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
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
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
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

三百篇之義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
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說詩
者非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考之有毛
氏已見其說者時在先也有毛氏不見其說者
時在後也關雎之義其末曰不淫其色毛傳亦

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
然則關雎之義皆毛公所已見也鵲巢之義其
末曰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鳴鳩不
自爲巢居鵲之成巢未嘗言鳴鳩之德然則鵲
巢之義有毛公所不見者也意者後之爲毛學
者如衛宏之徒附益之耳毛傳尙簡義之已明
者固不重出義之未明者亦必申言如鳴鳩之
義雖刺不一而其旨未明故傳必言鳴鳩之養
其子平均如一以訓釋之今鵲巢之義止云德

如鳴鳩而未知鳩之德若何使毛公果見此語
 傳豈應略不及之乎詩人本取鳩居鵲巢以比
 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
 若又考鳴鳩之情性以比其德詩中固亦包此
 意但是說出於毛公之後決無可疑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白兩御五嫁反之

毛氏曰鳴鳩結鵲也鳴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

巢

孔氏曰鳴鳩結鵲郭璞曰今布穀也○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

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
 架構樹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雛今鵲作

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
巢○張氏曰鵲巢鳩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為
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百兩百乘也孔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諸侯之子

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氏曰御迎也○滎陽

公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但取鳩之不自為巢而

居鵲之成巢非取鵲之強而不淫知歲之所在亦

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廣漢張氏曰唯其專靜均一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

之德也有所作為則非婦道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鄭氏曰家人送之良人迎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氏曰盈滿也

鄭氏曰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

○朱氏曰成成其

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楊氏曰夫人為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為職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氏曰于於也芣皤蒿也

孔氏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謂於其傍采之也

沼池沚渚也

說文曰小渚曰沚小洲曰渚

公侯夫人執芣菜以

助祭○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大事于大廟是也

于以采蘋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氏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

皮寄反

之僮僮

音童

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

毛氏曰被首飾也

孔氏曰被者少牢云主婦被裼此周禮所謂次也次第髮長短

為之所謂髮髻也

僮僮竦敬也

長樂劉氏曰僮僮步雖移而被不動之貌

夙早

也○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

毛氏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朱氏曰祭義

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

采芣二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妾能以禮自防也

王氏曰夫婦之際或至於敝而不終者無禮以

自防故也

嘒嘒

於遙反

草蟲趨趨

記歷反

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救中反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戶江反

毛氏曰興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

孔氏曰釋蟲云草蟲負螿

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青色

趨趨躍也阜螽螿也

孔氏曰釋

蟲云阜螽螿李
巡曰蝗子也

忡忡猶衝衝也止辭也覲遇也降

下也○鄭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朱氏曰

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

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

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也毛氏曰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范氏曰未

見君子憂心忡忡者憂心不當夫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為必得當之哉見禮則進不見禮則退故

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焉所以養廉恥也○釋文曰蟲本或作虫非也

虫音許
鬼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張劣反亦既

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說音悅

孔氏曰蕨鼈也

孔氏曰蕨鼈釋草云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

惓惓憂也。○朱氏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

今其時矣。○歐陽氏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

君子

陟彼南山言采其微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

亦既覲止我心則夷

毛氏曰薇菜也

孔氏曰薇山菜也莖葉似小豆蔓生可作羹亦可生食

夷平

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

共音恭祭祀矣

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共由一道因其

所處之廣狹而有斂舒焉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毛氏曰蘋大萍也濱涯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孔氏曰蘋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陸璣曰藻水草也生水底其一種葉如雞蘇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
釋文曰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
○王氏曰采

蘋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董氏曰濱當作瀕袁淑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瀕者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

釜符甫反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王氏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長樂

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

〔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

廟奠於牖下

孔氏曰祭在奧西南隅○朱氏曰室前東戶西牖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

謂奧也

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

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王氏曰〕宗室牖

下言其所奠有常地也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

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

法度○〔長樂劉氏曰〕季女者大夫之妻也○〔董氏

曰〕韓詩作于以鶉之

顏師古曰鶉烹也

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為者非一端所歷者非

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敘而有常積
 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
 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
 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
 當大事云爾采蘋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法
 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

時照反

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鄭氏曰召伯姬姓名

顛食采于召作上公為二伯封于燕此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釋文曰召康公也燕世家云與周同

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
子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庀蒲曷反

范氏曰蔽芾盛也曾氏曰蔽芾蓋世所謂連縣字○毛氏曰甘棠

杜也孔氏曰棠今之杜梨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者為杜○陸璣草木疏曰棠今棠梨也剪去

伐擊也○鄭氏曰庀草舍也朱氏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真

作舍也○長樂王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或庀甘棠之

下以受民訟○左氏傳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

伯所庀思其人猶愛其樹劉氏曰召伯在之時嘗憇息此棠樹之下今其

雖不在猶當勿伐此棠蓋觀其物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說者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

舍棠下是為墨子之道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起例反

毛氏曰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始銳反

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

董氏曰施士可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

○**毛**

氏曰說舍也○**釋文曰**說本作稅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氏曰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氏曰厭浥濕意也行道也○鄭氏曰夙早也○

杜氏左傳注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

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汗辱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何以速我

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毛氏曰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确也孔氏曰鄭異義

駁云确者囚證於
确核之處确音角
○鄭氏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

有角強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
 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喙今強暴
 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
 與事有似而非者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
 禮之來強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楊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說文曰牙牡齒也。山陰陸氏曰雀有喙

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 ○毛氏曰墉墻也 ○朱氏曰使貞女

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

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朱氏曰衣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

○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純

徒何反

退食自公委

於危反

蛇

音移

委

蛇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純數也

孔氏曰此言純數下

言總數謂純總之數有五非訓純總為數也

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

制大夫羔裘以居。○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

家也。○朱氏曰自從也。公朝也。○毛氏曰委蛇行

可從迹也。鄭氏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廣漢張氏曰重言委

蛇舒泰而有餘裕也。此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

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所愧于

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恩遽之不暇寧有委蛇之

氣象哉。○釋文純作它。曰本或作純。蛇作虵。曰本

又作蛇

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媿俯不怍而從容

自得毛鄭蓋一說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緘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氏曰革猶皮也

孔氏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

革通司裘曰大喪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是有毛得稱革

緘縫也

孔氏曰縫合羔

羊皮為裘縫即皮之界緘因各裘縫云緘五緘既為縫則五純五總亦為縫也

○鄭氏曰

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

符龍反

素絲五總

子公反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氏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王氏

曰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而已

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隱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

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鄭氏曰召南大夫召伯之屬。孔氏

曰左傳曰伯輿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真君

子歸哉歸哉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此**

君子也違去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張氏曰如鸛**

鳴婦嘆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朱氏曰何

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歸哉歸哉冀其畢事

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呂氏曰振

振君子歸哉歸哉勸以義也再言歸哉者欲慎其歸以復命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毛氏曰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尺主反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處居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婢小反

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

女得以及時也

朱氏曰述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也視桃夭則少貶矣行露死麕於漢

廣亦然

范氏曰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

女而制為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

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正昏姻

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

天美其盛也故以桃喻標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
喻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
人觀草木蟲鳥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氏曰興也標落也梅尙在樹者七○鄭氏曰庶
眾迨及也○朱氏曰吉卜而得吉也○歐陽氏曰
興物之盛時不可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

○釋文曰梅韓詩作棗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氏曰〕在者三也今急辭也○〔王氏曰〕不暇吉日之擇也迨今可以成昏矣

標有梅頃音傾筐許器堅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氏曰〕堅取也不待備禮也○〔歐陽氏曰〕謂者相

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王氏曰謂者以言趣之也○〔蘇氏

曰〕凡詩每章有先後淺深之異如此詩之類固自

有說若樛木蠡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

強求而說則迂雜而不當矣

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

者邪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

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

命所謂上好仁而
下必好義者也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

不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嘒微貌小星眾無名者三

心五噣四時更見鄭氏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
在東方正月時也○孔氏曰心

實二星五是星喙。釋文云味謂之柳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喙。肅肅疾

貌宵夜征行。鄭氏曰夙早也。凡妾御於君不敢

當夕。毛氏曰寔是也。朱氏曰命所賦之分也。

眾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

因其所見以起興。孔氏曰眾妾自知已賤不敢

同於夫人

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禰直雷反

寔命不猶

毛氏曰參伐也。孔氏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二星銳曰伐昴雷

也孔氏曰言物成就繫畱也衾被也禪被也禮記

玉藻注禪無裏音單猶若也○程氏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

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

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

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

自悔也孔氏曰嫡謂妻也媵謂妾也古者女嫁必姪

姪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
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

各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
 人娣姪亦為媵也。鄭氏士昏禮注云姪兒之子娣
 女娣也娣
 尊姪卑

董氏曰江況嫡沱況媵今詩敘乃言江沱之間是

失詩人旨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氏曰興也決復入為汜爾雅疏曰凡水決之歧流復還本水者曰汜

程氏曰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待君也汜水

之分渚水之歧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其澤○

鄭氏曰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范氏曰以

之爲言用也○董氏曰汜石經作涇說文引詩作涇蓋古爲涇後世譌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氏曰渚小洲也水歧成渚○程氏曰處得其所

處也范氏曰處
媵得其所

江有沱徒河反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氏曰沱江之別者爾雅曰水自河出爲澨漢爲
潛江爲沱○孔氏曰皆大水

分出別爲小水之名也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荆
州亦有沱潛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
以荆梁二○鄭氏曰嘯感口而出聲嫡既覺自悔
州皆有也

而歌朱氏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以處而樂矣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易

日震無咎者存乎悔於此見之王風云條其獻矣列女傳云倚柱而獻皆悲嘆之聲也。范氏曰嫡

忘其褊心而和樂也

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暴虎馮河

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

顧也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

曰其嘯也歌始則悔寤中以相安終則相歡言

之敘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惡烏路反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

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郊外曰野○說文曰麕麕也孔氏曰續人注云齊人謂

麕為○毛氏曰白茅取潔清也包裹也懷思也誘

道也鄭氏曰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王氏曰野有死麕白茅包

之者禮之薄也而猶愈於無禮○釋文麕作麕曰

本亦作麕

林有樸浦木反檝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反東有女如

玉

毛氏曰樸橄小木也

孔氏曰釋木云樸橄心孫炎曰樸橄一名心某氏曰樸橄

斛橄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為柱能音耐

野有死鹿廣物也束猶包之

也

以樸橄為禮意其若致薪芻之饋之類

舒而脫脫

勅外反

兮無感我悅

始銳反

兮無使厖

美邦反

也

吠

符廢反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悅佩巾也

孔氏

內則婦事舅姑佩紛

厖狗也

說文曰厖犬之多毛者

非禮相

悅注云悅拭物之巾

陵則狗吠○鄭氏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廣漢
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悅無驚我
之厖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此詩三章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初猶
緩而後益切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懷
昏姻必待吉士以禮道之雖拒無禮其辭猶巽
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其辭
漸切也至於其末見侵益迫拒之益切矣毛鄭
以誘爲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

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誘為挑誘
 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汗以非禮殊
 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為挑誘之汗行而尚
 名之吉士者乎

野有死麕三章一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禮

如容反

矣美王姬也

說文曰姬周姓也

雖則王姬亦下

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

成肅雝之德也

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則禴翟○孔氏曰王后五路重翟為

上厭翟次之六服禕衣為上禴翟次之

何彼禮矣唐棣徒帝反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尺奢反

毛氏曰興也禮猶戎戎也唐棣音移也孔氏曰郭璞曰棣似

白楊肅敬雝和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

也禮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

肅雝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

李皆言王姬之盛美鄭氏曰喻王姬顏色之盛美○釋文曰釋

名云車聲如居今尺奢反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

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禮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毛氏曰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孔氏曰文

者諡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德能平正天

下故稱平王如稱寧王也○李氏曰本朝太宗稱

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

太宗不復稱神宗矣

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氏曰伊維緡綸也○張氏曰言鈞如何必以絲

緡夫婦相接如何必以禮也

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平

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知也

此詩為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

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張氏曰仁如騶虞此言王道之成如騶虞之詩如緇衣巷伯之謂也

○

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須爲治可見矣

麟趾闕睢之應騶虞鵲巢之應意者文王之時

二物應感而至故詩人以發興歟

彼茁則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羆百加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茁出也孔氏曰謂草生茁茁然出葭蘆也豕牝曰羆虞

人翼五羆以待公之發孔氏曰五羆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

盡殺故也朱氏曰一發五羆言禽獸之眾多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

生物陸璣云騶虞尾長於軀不履生草○鄭氏曰記蘆始出者著

春田之早晚

彼茁者蓬壹發五豝子公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蓬草名也一歲曰縱

爾雅曰豕生三縱

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羝一發五縱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交於萬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當之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

...

...

...

...

...

...

手刃曰殺草谷也一歲曰籩

主三籩
爾雅曰禾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

四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變風

釋文曰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

邶

鄘衛說附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子武庚爲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

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

釋文曰衛在汲郡朝歌縣

○董氏曰竹書紀年曰武王封武庚于朝歌分其地為邶鄘衛使管叔霍叔蔡叔監之

武王

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

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

使為之長

孔氏曰漢地理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

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鄭氏不然者以國大非制○董氏曰康叔受衛其在

殷邦百里之地而邶鄘則同姓受封國也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

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

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

詩焉○朱氏曰邶鄘之詩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鄭氏曰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張氏曰不遇非不達也不受其志也○孔氏曰頃公貞伯

子當夷王時

汎芳劍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

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毛氏曰興也汎汎流貌柏木宜為舟耿耿猶傲傲

也朱氏曰耿耿小隱痛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

明憂之貌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二
退補齋

憂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舟之汎汎無所倚薄也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

往愬逢彼之怒

毛氏曰茹度也長樂王氏曰責我心之如鑿必能度形猶責周公必知管蔡之叛而

不使之責孟子必識齊王之不可為湯武而不應其聘○宋氏曰鑿能度物

而我不能但以兄弟宜可據依而不知其不可也

故或往愬焉而反逢其怒耳范氏曰此公侯之臣也故僚類皆其兄弟

○釋文曰鑿作監曰本又作鑿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眷勉反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毛氏曰石雖堅尙可轉席雖平尙可卷棣棣富而間習也○歐陽氏曰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呂氏曰以威儀爲可簡則無禮故不敢改其度也

不可選也言威儀間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翟方進謂馮參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誦

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不改其常操

憂心悄悄

七小反

愠于羣小覲

古豆反

閔既多受侮

武音不

少靜言思之寤辟

避亦有反

有標

符小反

毛氏曰悄悄憂貌愠怒也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

也標拊心貌

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標拊也

歐陽氏曰愠于

羣小羣小愠仁人也○王氏曰國亂而君昏則小

人眾而君子獨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者憂

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其為小人所愠固其理也故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得志則為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覲閔既多受侮不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眾也

日居月諸胡迭

待結反

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

戶管反

衣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孔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云何居注云居語助也○歐陽氏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

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朧月削也○范氏

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也毛氏曰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

不能奮飛者鬱陶無所發也○鄭氏曰臣不遇於

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牋念反夫人失位而作是

詩也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音里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綠間色黃正色孔氏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憂雖

欲自止何時能止也○孔氏曰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妾不宜嬖寵正色之黃反爲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廣漢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爲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孔氏曰間色爲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曾氏曰亡失也不須訓爲忘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

卑爾反

無詵音尤兮

毛氏曰詵過也○程氏曰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

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矣絲之綠由女

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范

氏曰致其敘則在我也故思古之人能使尊卑有

分而無過也

絺兮綌兮淒

七西反

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氏曰淒寒風也○范氏曰思古人而獲我心自

知其不及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已子莊

公薨完立而州吁弑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

于野作詩見已志○永嘉鄭氏曰戴嬀雖妾實生桓

公桓公立為君矣敘詩者猶曰送歸妾彼為母以子貴之說者失聖人正名分辯嫡庶之說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釋鳥燕燕也○郭璞曰齊

人呼也○曰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李氏曰

差池不齊貌○毛氏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

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

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

不能已也

○孔氏曰至野與之訣別已畱而彼去稍稍

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王氏曰燕

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而一

下故莊姜感所見以興焉○廣漢張氏曰燕燕以

興已與戴嬀嫡妾相與之善歟獨言泣涕之情者

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温廢

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

割其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燕燕于飛頡反之頡反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伫立久立也○

鄭氏曰將亦送也

燕燕于飛下上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

弗及實勞我心

毛氏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

實是也○釋文曰南如字沈重云協句乃宜林反

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仲氏任而鵠反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

之思以勗凶肉反寡人

毛氏曰仲戴媯字也○鄭氏曰任者以恩相親信

也○朱氏曰只助語○季氏曰塞實也○毛氏曰

淵深也○朱氏曰温和也○毛氏曰惠順也○朱

氏曰終温且惠始終如一也○鄭氏曰淑善也○

毛氏曰勗勉也○鄭氏曰寡人莊姜自謂也○楊

氏曰州吁之暴完之死戴媯之去皆夫人失位不

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媯猶以先君之思勉其

夫人可謂終溫且惠矣

朱氏曰上四句莊姜美戴嬀下二句因使之以先君

之故而有以勵已蓋稱其美以求教戒之辭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

乃且反

傷已不見答

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張氏曰困窮者道窮計盡無以自伸也

〔廣漢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已以自

責而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弑嫡之後於是始

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為由己不見答於先君之所

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胡

能有定寧不我顧

毛氏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也○鄭氏曰之

人是人也謂莊公也○朱氏曰逝發語之辭○范

氏曰言莊公不以古之道處我故至此困窮也長樂

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鄭氏曰寧猶曾也

觀碩人之詩則莊姜初來即不見答非始有恩

意而後忘之也古不當訓故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

能有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張氏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已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王氏曰人之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
鄭氏曰畜養卒終也○朱氏曰不述猶曰不可稱
述也

左傳曰子叔姬如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
威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
傾搖也莊姜既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
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爲己私也
俾也可忘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嫡庶不定之
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未章不欲

咎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
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咎
莊公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
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

許約反

浪笑敖

五報反

中心是悼

毛氏曰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笑

敖言戲謔不敬

朱氏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

○鄭氏曰喻州吁

之為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悼者傷其如是

終風且霾

亡皆反

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氏曰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朱

氏曰終風且霾以比州吁之暴益甚也○蘇氏曰

州吁往來皆不可常○鄭氏曰我思其如是心悠

悠然○楊氏曰見侮慢而不能止則悼之而已其

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母道矣經解曰溫柔

敦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